許文正公心法序

魯齋許文正公得文獻之傳恊先正之許久矣予正德歲庚辰奉
命守懷〻許公産也過其閭仰其人不可作叩其貽書因得先巡撫李公檄縣所刻全書其行實文章備之矣既而得其寫本心法録細閲之的然見
我魯齋行實文章所以重於世者悉

自斯録中流出則斯録視全書之補於世何如酷愛之惜弗傳因廣以梓嗟夫人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心也心所以貴於人者有法也心法之傳堯開之舜廣之禹湯文武周公吾孔孟主盟斯道恒光之濂洛關閩言雖散出懇々於心法而意則會也魯齋非深有得其將能有是録哉固非吾人可易々道亦吾人不容不樂道也是則予鋟梓意也觀者信有得焉心之放者收斂入来心之良者充拓得去則為學者將不難讀盡天下之書當大任者亦無難處天下之事而希賢希聖之功亦不能外此而別有一種道理也其所補豈淺々哉於是乎書

嘉靖元年中秋日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懷慶府事前南京
兵部郎中洪洞後學韓士奇謹識
時
歲次柔兆閹茂季寎月桐始華録於
南林之燕詒堂

魯齋心法卷之上

先生曰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
又曰為惡者是氣為善者是性又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若能明明德都總了盡心知
性又曰靜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
接物要省察又曰知其性是物格盡其心
是知至也先知知其性然後能盡心非盡其
心而後知其性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聖人之道也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耄死亡先生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存四段

先生曰貪字有合貪有不合貪讀書窮理學聖賢做底是合貪

先生曰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便是人欲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便是天理

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功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虛靈不昧人皆有之是衆來取皆得求之即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爲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說分殊也

學齋心法卷上 一

先生曰心統性情者也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也

先生曰人於患難間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之所爲有人之所爲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爲以有義也合放下者在乎天之所爲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内省不疚然後放下委之於命也

先生曰浩然之氣非説修養氣本説不動心無疑懼自不動心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所生心無愧怍内省不疚自無畏懼不是强排遣

先生曰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天之軀其大處同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又曰天下事只有二不是自己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己後人成己成物是也

先生曰人將好物綾錦段子收歛入庫藏若遇支出來的却是元收歛入去底好物怎生支出陳穀爛麥来在人學亦然

問邵康節先生詩云欲要爲男子須要十分真須要先了身先生曰十分真者盡其本然之性學到真實無人偽處先了身者大學所謂明明德是也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先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要所以然與所當然

問樂善所以樂天也貧賤患難不憂所以知命也先生曰天賦與萬物無不盡善譬若

父母養育幼子少與飲食衣服多與飲食衣服皆是愛惜固是嗔責教訓使之成人亦是無一不是底父母無有錯了的天自古老天造化豈有錯了處只有人錯了天與富貴福澤教人行善天與貧賤亦教人行善是天降大任之說若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順性一於爲善此是樂天者也樂天者樂性中之善也知命者是天道流行之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知有天命不敢違雖得貧賤患難亦不爲憂可謂以順受也樂天便是知命知命便樂天也此說君子之事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事也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先生曰此是聖人之事也在大學開物

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已要開
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先生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
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
行天地化育之功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積也致用
施也先生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
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先生曰可以爲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
至亦無弊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
理莫過於程先生

先生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也是知到十分
善處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
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承奉

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不便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夭或壽一聽天之所為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修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先生曰率性便是循理循理便是率性又曰聖賢以理為主常人以氣為主

先生曰小學内明父子之親此篇言凡為人子為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先生曰天下皆以陽者為天為君為夫陰者爲地為臣為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為臣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

除此皆不可求也

先生曰人處貧富貴賤如天之春夏秋冬天行春夏令人有春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准備秋冬衣服冬裘夏葛即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為之事即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先生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先生曰人欲分別人之是非須先用等秤稱盤自己所憂處是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為這幾件為憂所樂處是孟子所謂父毋俱全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

為這幾件為樂如此得同然後能辨人之是非也常人雖有父母昆弟俱存不似如此樂自己差謬處極多怎辯得他人是非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先生曰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清濁不多時必又清者在上濁者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上地濁在下

先生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是本然之性氣是氣稟之性又曰仁義禮智信是明德人皆有之是本然之性求之在我者也理一是也貧富貴賤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是氣稟之命一定而不可求者也分殊是也又曰性者即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一是也氣者即形而下者謂之器分殊是也

禍福死生修短雖有一定之分然其中有正

命有非正命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修身以俟之乃天之所命非人所為非正命者行險徼幸桎梏而死乃人所自取非天所命也

先生曰人禀天命之性為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為一但衆人多為氣禀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禀物欲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求臨事之前與無人獨處却便放肆為惡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慎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即惡是氣禀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執

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先生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問克己復禮此一句有似閑邪存誠先生曰也似

先生曰為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為心承順不忘願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教虧失可謂義也為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為心願一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子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即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否先生曰便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都知得痛癢方是仁也

先生曰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又曰
醉者不是本性是亂性
問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統萬事先生
曰是說一以貫之
問推己及人恕也以己及人仁也先生曰推
字譬之人身上有些痛從上至下遍身尋
覓捏著所謂推己猶自用工夫仁者便知
身上痛癢處不須尋覓

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先生曰便是
一以貫之再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先生
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
問不遷怒先生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
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先生
曰膽欲大者勇於義也心欲小者是事謹
慎也智欲圓者知者樂水如水之周流無

凝滯齊人歸女樂膰肉不至孔子行見幾
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於仁臣止欲
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得其所止之方
所也

先生曰天下皆有對惟一理無對便是太極
也堯舜君天下天命也德為聖人所性也
故曰有大德者必受命貴賤命也賢不肖
天也然賢可學而貴不必求

思慮未萌鬼神莫測象數能知有形而不知
無形

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已者雖不得可也今
人只是成已雖稍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
要成已事別人事雖壞了不恤也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成已便成物聖人
所為又全別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

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只是箇
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别耳耳順是並無
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
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莠愈鋤治愈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有此理
人之心力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
則百事可作

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辭有枝葉愚
謂有道則人皆修行無道則行實既不克
必修飾言辭聖人所謂巧言鮮仁者歟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
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
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
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
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
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

命也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闕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慊然於義理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為愛便宜者之戒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志於仁則事有本故能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禮樂無所措矣無本不立

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之使知道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忠與愛當如此乃可世間只兩事知與行而已誨之使

知勞之使行其忠愛無窮焉愛焉而勿勞則驕易流於惡忠焉而勿誨則妄行犯於過咎反有害乎忠愛矣為子為弟者當知父兄所以忠愛之道

天下人類中有出衆者便是第一人如碁博亦有國手但不是大義中第一人似此等類何足効

同人于宗吝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同者幾人則其所失者多矣所以孤立無援人要與天下人同何必同宗伯牙子期豈所謂同人者耶同人于宗所得蓋少或有乖異使失所同如孔子温良恭儉讓與聞國政天下翕然相從桓魋之言叔孫之毀蓋一二耳不害其大同也伊洛諸先生有同人于宗之弊其氣類同者則推尊標榜無所不至其不同者則擯斥不能合謂其同者

皆善類不同者皆惡人也寧有是理此所以百年孤立嘗有仇敵惜哉聖人不如此出門同人同人于野中間有三五箇違悖不合離棄者不能為多助之害當知此

堯知舜可禪矣知之審矣然不敢遽以天位授之者諸人不能知之也不能知之遽授之必不安必反害舜故歷試諸難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百神享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百揆時序烈風雷雨弗迷然後以天位與之人不得而間也使堯以言喻諸人未必信也示之以事則不言自喻矣

毀人有過譽人亦招過衆座上譽一人衆或不平謂其不舉揚我之長而譽他人也毀可不慎乎伊洛諸君子以其譽同道過當而蔑視諸人故獲罪於人堯之授舜以位未嘗譽之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人

有寸長喜人稱道可以得衆必欲責備然後稱之所失多矣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所以稱周公與人不求備書贊湯之德如此宜知毀譽之機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獲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人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人字宜作夫字）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金朝政如此有貶黜之命亦必鼓吹不爾謂之怨上然一旦有土崩之勢忍於叛上而不顧也惟先王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人感戴無已臣子除授有不願者聽其自便宋朝政如此其不行於臣下似難者然顛沛之

際不忍叛其上守節死義不顧也德與刑其効如此之異君人者當知之無為法家之所恩也

觀之初六曰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先生曰此豈大人長者所宜觀者

小畜是陰畜陽柔畜剛婦畜夫臣畜君到於密雲而已終不雨也雨則反常上九既雨既處是合和而尚德載無德不可居也婦雖真猶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陰疑於陽到此更進則凶矣垂戒甚深到此極難處大人君子亦不濟也

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

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
臣伏戎夷戎夷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
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
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
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
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
畧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
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世事都如此大
壯則止遯則退此君子尚消息盈虛者也
有深意存焉康節詩此意思甚多大壯時
便當知止遯時便當知退則無過咎矣大
壯而不知止則失其壯遯之時不知退則
凶陰方長與之力争必凶且如大風暴雨
得嵓龕避過可也天怒尚可避況人惡何
不可避遯之時義大矣哉氊能護砲兩人
相角能避其鋒乃勝遯之義類甚多

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君子之於小人當知所以教導之容保之如父兄之於子弟子雖不善父兄詎忍棄絶之必也教導容保之而已只為君子不能容小人小人便陷害君子教思無窮之義大矣教之亦多術矣然必先容保之乃能教之不然以法治小人未有能勝者也然亦非天道坤西南得朋陰方也乾之道無不包坤則止於西南而已如君父夫無不親也臣子妻各有職分便有他管不著處在臣子妻地位而專擅衆務逆道也待遇小人當知愛之誨之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只是知其是非而已不是要揀擇出不收拾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為其可羞惡而已亦非棄絶之也只是以惻隱之心為主便能教思無窮容保無疆

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大事君親亦然無這兩箇字羞惡是非辭讓皆無所措

仁為四德之長元為善之長前人訓元為廣大直是有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敬愛安能敎思容保民無疆

人要寬厚包容却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所以為當世名臣

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説趨競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於政柄在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為某成就此事已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人翕然趨之却無所措置所以一人得進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尊之人或竊之不祥莫大焉作福作威豈凡人所專者景帝謂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

除吏此凶道也作福作威凶害隨之必不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天如何竊威福之柄為己私乎宜限以辟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

易四爻近君六四梗順九四便不順知為臣之不可專也九五六四便順六五九四多凶理如此也

卷上終

魯齋心法卷之下

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裏頭縮故風霜亦揺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間充實無侵患處如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福自內積禍由外来人當積實無虧欠人有召禍之由則

凡物皆能為崇難防備

福自內出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禍自外至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其理甚明當體認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伊川傳理甚詳民志不定天下之亂未已也古之時公卿大夫以下位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以治後世自庶士以至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趨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雖英明之君有不得而理者矣此趨競之風不可遏其君子則志欲無厭其小人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嘗謂中國之俗必士著有恒產使安其居樂其

俗土田種樹父子兄弟嬉〻於田里不知有利慾之可趨也民志一定則治道可行也孟子説王道便説明君制民之産使足以仰事俯育其旨深矣後世之人豈必皆無恒心以安其分限亦上之人區處不明有以驅之也

論語説操存涵養處多孟子説體驗充擴處多或人託梯媒求進曰今日用人者只是五六等人得進用汝在此五六等数中乎在則得進不在則不濟也其人遠止所謂得進者預私行賄權勢相臨母黨妻黨昵近効力吾無勢以臨之雖固託之亦不濟也今曰豈有道義相親者乎豈有以才德為用者乎世間事一壁静便能一壁動惧動則困憊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裏行後困是如何只為舉足時所立處不穩故

也人行事只要一壁極靜故動而不困人精力要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於必中苟能移此精力於所當用則聖人賢者之地為不難也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

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安排與他後世却將人良知良能都斷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了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為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知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

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横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窮理居敬然横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以然乃可禮豈可忽邪制之於外以資其内外面文理都有攞得是一切整暇心身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喫木扎相似却是為禮所窘束知與行二者當並進

堯舜桀紂皆有好惡有用舍有舉措但堯舜好忠良所用皐夔所舉十六相紂所好奸邪所用廉來所舉皆凶類下及士君子與學者所好惡趨舍亦皆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在此知而為之是不仁不知而為之是不知所以君子必務學要知義理之所在舉措趨向之際可不慎乎

禹平水土契敷五教稷播百穀子孫皆有天下天之報施如此是皆裁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天有功故天之報施如此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叛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而怪誕之士繼踵不絕以欺世惑衆如武帝凡誅數人而来者猶不止可哀也謬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為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禍非不幸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兵法如孫吳欺誕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為學也君子慎所學

坎不盈祗既平無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還到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小坎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弘毅堅重如舜事瞽叟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坑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

處皆如此寸步也進不得只得動心忍性以待不敢合躁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時却便不得如此浚井完廩皆不敢稍怠不敢少違到不告而娶却便自處聖人行事皆當其可易此則悖義傷教不可勝言

頑字最不好到合頑忍時却便成了大事如舜事父母與待其弟非堅忍負重安得如此之久敏字最好然有不合敏處亦多敗事大抵百行皆用當其可得以成事此聖門所以汲汲要格物致知不然則仁慈禮讓孝友恭嘿亡國敗家者皆是也可不務乎大抵聖賢成事只是將好惡黜陟殺生予奪布擺得是上下順理桀紂只是布擺得差了其心亦不欲至覆宗絕祀也

安處善樂循理世間要安樂無如此者晦公以此釋富而好禮欲求安欲求樂無如此

者舍是或有可苟安者不旋踵憂危及之矣人能循理為善則與天為徒雖君父命令亦有不必從者蓋時少有誤也唯天理善道豈有差誤豈有誤人者哉正恐信之不篤積之不實若能積久物無不動事無不行今事有不能行者物有不信化者只是不曾積實釋氏有所謂如意實珠有所欲為無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在是善道亦在是苟於此焉真積力久其所欲為無不如志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每事是實理無一點人偽間雜安得不樂書生入大學以工課不及人受人薄賤及一旦趕上人便寬行大步下得一盤好碁贏了人猶快活況此真實道理應事接物一切如志其樂為如何哉

反身而誠是氣服於理一切順理而行氣亦

是善豈有損於其間強恕而行是氣未服順理當西而氣欲東必勉強按服必順於理然後可也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件件事至誠惻怛做將去其心安其氣舒俯仰無愧其樂可知此天下廣居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事為之際或遠於理氣未得平必勉強其氣以從於理人之不善未合於理亦在容恕未庸遽與之爭也在事必勉強在人必容恕苟在事不能強於為善在人不能容其未善則吾之仁遠矣故能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誠以斯仁者體之則世間何事不備於我在君臣為義在父子為仁無不可者正所謂如意寶珠也反身而誠是氣與理合為一強恕而行是氣與理未合須

是用力按服他至功深力到則與及身而誠一矣

或謂人依道理行多不樂故不肯收斂入来放曠不循法度却樂多只於那壁去了以故為學近理者少而多喜於自恣放言自適如李太白諸詩豪皆是也此何故曰天下只問是與不是休問樂與不樂若分明知得這壁是那壁不是雖樂亦不從也如大家有諸子一子服田力穡以堂搆爲己任一子荒縱飲宴市樓若論樂與不樂力田之苦誠不如市樓之樂爲其父祖者愛力田者乎愛荒縱者乎使誠知服田力穡之爲樂無窮也則於荒宴不肯一朝居矣彼誠不知耳茍能知之必不如是也所以大學要致知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

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恐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日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或問道學之目不可如此標榜所以多謗議曰不然此一字庸何傷道也學也天下之大事也但問上之人好尚如何耳賤工末技一日崇尚〻且擫然於天下況聖人大公至正之道以此為學庸可議乎

天地陰陽精氣為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
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
陰精為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
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
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
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
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紂天命未改只
得為君一日天命改便是獨夫天地陰陽
人物都是如此精氣行到他處便得為君
為長到去了却只是匹夫人有人神所在
處不敢犯亦猶是也古法能按摩人血氣
使去疾病如人能參天地贊化育代天工
以成天下之務到此胷懷眼目真是大

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
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

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能為處無所守
所志所學將何為

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
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
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
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
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
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
人亦然威恩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
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
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
此理殊可玩索

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
事有樣子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
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做樣子今富貴者
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

傚傚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況微章無可傚傚者乎

張侯論為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韋賢輩何晏集諸家之善則又賢於禹然視其所為乃爾則聖人之道當真知當踐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乎哉

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

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為行之一句伊川謂說得好話底不難得知得不真知如何說得好話

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

伊川自少說話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

不論知見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行不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呂原明謂二公遠過衆人者學皆此類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如生事死葬以禮本爲孟懿子三家之僭而言然通天下萬世行之不弊也大抵俱類此

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爲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

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天所行之得天與夫繫文末節皆無足觀矣如周子太極邵子先天圖等書皆是這箇體面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强所可擬也程子於論孟中反復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天理不可誣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為一等繩墨之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不容已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後事可得而理為君長敬天地祖宗鬼神為百執事敬事君長此不易之理也

舍此便逆便不順今有人曰無天地鬼神無君長父兄尊在我而已雖極力自尊終必敗亡蓋從無你自尊之理祖宗以來傳授到你須有祖考神靈在上如何得從你自尊如三家僭越當時自尊如此不旋踵為家臣所制而三桓子孫微矣君父豈可不尊公室豈可削弱公室弱則無所依以自存其為不智大矣不智便不仁便無君父無長上自尊便敗亡

明道詩四時佳興與人同謂四時運行都於興況濃處行將去人厭寒便行將温處去要長養要收成要閉藏要發達都於興況濃處行其景色亦然人於四時之氣其興況亦自新自新不窮其意味誠可樂也又不能私於一己聖賢樂處如此

世俗有名利之說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

弊踈於利也顔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也晦翁謂施勞如張大其功勞者然則二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為謀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豈能相為謀宜其與世踈闊矣

先生作室或顧役若曰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其煩苦若是因謂老氏貴簡靜亦是厭繁文末節之多也今日觀周家制度何其細碎若是先生曰不如是易謂恒雜而不厭惟其雜陳於前故無厭斁古人簡古亦不可久八索九丘亦是黃帝以來行不得底且如老氏之清淨無欲謂民自正民自化在今日視之只自家口管不得更說甚理天下他也立官府有統權者有聚斂者有散施者其餘節目甚多所謂清淨無欲已自行不得至如山林枯槁之士

亦豈能久於其所天地二氣相推遷故恒
久到今日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羊肉之美者也亦不能單食之必雜以菜蔬
鹽酪乃可久食古今恒久之道只如此不
如此皆偏滯者也讀伊川恒卦注脚二氏
亦漸無著落凡物興盛時是下面人捧擁
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興今彼下面漸無
人尊信裏面又自不相信不相推讓此是
衰謝氣象易下卦屬內凡物在下者皆屬
內每興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內順此理
皆然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見其不
惑神怪高出諸人遠甚世豈有所謂僊人
武帝詔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人寄天地
間每有生死變較大故以為異要之亦常
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

論古今文字先生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〻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常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

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
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
能文之士必蔽彼將天地間文理都於紙上
布擺成文則事物之當文者所闕多矣甚
至於不識父子之親愚謬不可勝道天地
間文理物物有之此多則彼少自然理也
唐宋科目甚多詞賦一科為四六者設經注
多不能此因設此一科既及第便掌誥命
入金馬玉堂故因之相尊尚焚香禮進士
撤幕待經生天下翕然歸之後來於此科
取人材多出將相由用四六起人於富貴
尊榮士多用心故此科轉盛繫辭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此言非必格言至論也但與
彼同心則其臭便如蘭聖莫如堯舜周孔
然其言難與庸夫愚兒道或嗤鄙戲慢至
市井俚諺同心則必愜意入耳矣天下之

言無美惡但比與彼相投便其臭如蘭道不同則不相為謀矣

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為善然後可堯之於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立於朝矣況大於此者乎

堯典一篇只四件事一明德二愛民三用人四處變自稽古帝堯至黎民於變皆明德

事也自乃命羲和以下皆敬授人時事也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只說天象非聖人定書意也明德愛民二事君道之大綱也如四時纂要只是順時育物而已命羲和只是如此四岳謂胤子朱啓明帝謂嚚訟可乎又共工方鳩僝功帝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此是堯知人用人處丹朱以後辨共工必材幹常人論人所見

只是俊辯材幹便是人才堯不如此却只於言行上考察言忠信行篤敬此聖人取人法也楊忠國理財賦人十日不能了己一日了之此其材為如何然大悞天下處乃在此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豈常人所能而堯能之此所以為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須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便用智力聖人則一

順天命

先生因霜降日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竝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為大徐思之意味深長蓋不大則藩籬窘束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其乖隔分爭無有已時何者所謂善大則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無所往而不為善也二小兒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悪駡即呪其爺娘令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其愚如此與世人何以異世人已便宜與否不恤他人也他雖死喪患難不顧也已安而已矣安知所謂大之一字彼得所則已亦得所矣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

理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或言有一兵衆辱其尉〻欲怒一老胥詛止之曰是必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即解凡人無故為人辱者必我有可乘之隙也我無釁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己

金欲悔宋之和遣使以必死辱高宗高宗不動徐詛其使曰聞卿北方名家何必乃爾殊不動聲氣金伏其機使我必蹈而高宗處之若此其過人遠矣

才之不可以己或饋生鳫長鳴欲飛不能也有志無才故也聖人稱才難不其然乎人貴有才

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為善人疾他惡人故致如此聖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

矣又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
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
政皆是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
人本心便與事物為敵一切以法治之無
復仁恩

凡人之情敬惟于憂危墮慢于暇豫聖人不
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
處之如一日一日萬機何得墮慢程先生
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末然之徐而思
之不如此不得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
也以太宗之英明猶于此不能進兩漢文
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
惜哉

後世臣子謀于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
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于

上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来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者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顏之貧夭跖之富壽人豈可為跖之惡豈可以顏之貧夭喪其為善之本心乎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人只得當于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先生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兩剛則不能相下兩柔則不能相濟物理是

如此陰陽亦如此事之初智勇者相合相資事之定則相忌到後來勇與怯者合智與愚者合莽之死卓茂為太傅理應如此功臣多難全不知時也又兩雄難竝居久則忌

夫子哂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大抵禮不是强生出來束縳人只是天理合有底行將去後世所謂禮近於法束縛禁忌教人安行不得 非聖人所謂禮也子路不因人情之所固有便要硬做將去堯舜之治天下因人情而已非有所作為也三代以後人材多是硬做如孔明尚不免聖人不如此

先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畧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

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或言天變先生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為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天變常有無應時此何理也

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材聖人便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易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駁便見古人好處便能用人之所長

唯仁者宜在高位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于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萬事皆本于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兩物相依附必立一箇做椿主動也靜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靜為主內外也上下也本末也皆然無物不相依附者辯方正位體國經野是正外以正內也今夫席不正不坐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外面檢束使不致不正這事從外以及內卻有由中以正外如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此內外交相養也非必相輔成德然必以心為主

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盡于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遺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

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養老須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于飲食必謹慎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為之弱古人以養老為大事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于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為而設也上所以敎人人所以為

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為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教之一字為人倫生如本末字為木設源流字為水生而後世皆通用之教之一字亦猶是也學者當知教之所自不知學之所以設則差之豈千里之遠哉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所以觀為子也此意大抵為父道有關為子者當始終敬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在三年時方以惻怛哀慕為心不暇改也此以仁字

為主三年喪畢視其所闕徐而正之以合
于義此以義字為主天地間事如四時五
行各有一件為主其他皆相輔以行每事
須觀在何時便當以一件為主如作文題
目亦如此先生又曰德性用事則自然所
施中節非有安排做造人欲用事則當哀
而不哀當改而不改學者但當杜絕私蔽
無害德性則所處皆得其宜

德行是學問中大節目不可須臾離也聖人
言論句句是尊德性有一失墜萬事隳敗
如道千乘之國便不說制度如何只說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便下敬字貌言視
聽思便次五行其次纔數七者聖人與天
道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

顔淵問為仁之目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大乖忤大合和利害成敗無非在於氣槩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焉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修身之要為治之本寔在於此或曰論性非所急此不知者也

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為文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先天圖俱相對六十四卦是三十三對如乾坤是也三百八十四爻是一百九十二對如潛與亢對見與飛對夕惕與或躍對夕惕是憂危或躍是勇敢如棟

橈棟隆老夫女妻老婦士夫藉用白茅至慎也過涉滅頂至不慎也甘節若節不節若則嗟若與安節之類皆是也世間只有一箇感應大事小事雖秋毫未嘗無對人為不善便有凶禍相對

德不孤必有隣處事接物只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氣血為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淪胥於凶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為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世人懷智挾詐而從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至於死生福禍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

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太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為是也

先生言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合乎道在楚漢時便能為子房伎倆在孝文地位自能寒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措老氏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于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骵髮百骸完具物理皆備今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為甚今者尊長有所賜與心敬而受之寶而藏之至如果肉不敢棄核與骨則人之所受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靈有不可形容者及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孝子仁人之心也人當所知本當知所尊敬

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

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
孟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
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
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
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
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
或一篇文字將前世敗而成功者說了又將
勝而輕敵以致敗亡者說其文雄贍讀者
稱嘆以成為敗之理信如此不知幾千年
中有此數事耳大抵皆勝而成或敗而亡者
也湯武以來皆是也讀者不究所以然便
以為真如此苻堅一敗塗地以敗而亡者
皆是也皆當究所以然之理無為一時文
章所惑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
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

須明著眼目

許世子事歐公論只是法吏斷手非聖人意也又論傳不可信不然或無所據如傳所云聖人書之為萬世慮也其防微杜漸有功于世多矣孟子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慮其流弊之害世也當求聖人意是如何

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麟鳳為羽毛鱗介之長中國夷狄君子小人俱要得所隋煬遼東還見市人尚衆而訝此豈君人者耶故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風霜露雷無非敎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敎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弊者也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活枯瘁人有富貴貧賤

堯舜文武事天事祖宗事親禮文嚴敬非是聖人作為勉強在理當如此凡在上者清

在下者濁天氣清明日月星辰燦然文理光彩人面目清明皆萃焉又且日日洗滌人在萬物之上故靈明鳥獸便汚濁非聖人妄意欲如此整肅天道人事當如此大人君子自當嚴敬豈可如小人之為褻瀆也

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國尊君在家尊父這三件起來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亂聖人汲汲說忠信孝悌仁義只是為這幾處說

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

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

說知命不是術數家言命亦非二氏福孼之命是天之所賦盡力行去至於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委之於天而已當其可為而為於其不可為而止不必問今歲如何明歲如何假令今歲命快或無可為之事當如何

孔子不通於時只為欲尊君父當時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僭逼如此孔子之道不能行也故筆之於經或曰六卿之徒陵僭如此後嗣如何有國享數世何也曰在二氏說便別在吾道只得言理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當時禮法廢壞上下如此故小人乘時奪取之君子不得也

魯齋心法卷之下終